古謠諺

古謠諺卷十七

秀水杜文瀾輯

單襄公引諺

國語二周語 單襄公曰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云

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韋注云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

伶州鳩引諺

國語周語三　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龢矣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韋注云曹羣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鄧析子作古人有言曰云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韋注云害金害民之金謂錢鍾也懼一之廢也韋注云二金之中其一必廢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論衡言毒篇鑠作爍　類聚卷六十三引風俗通衆心成城俗說衆人同心者可共築起一城同心共飲雒陽酒可盡也御覽卷八百十一引風俗通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咸共詆訾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眞此謂衆口鑠金

衛彪傒引諺

國語周語三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宏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韋注云如登喻難如崩喻易

暇豫歌

國語晉語二 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韋注云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己用一日之間言其易也）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兹暇豫事君（韋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乃歌曰（云云）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

謂苑乎其毋旣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

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 韋注云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言里克欲爲閑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會不如烏烏 人皆集於御覽卷四百六十九吾吾作俉俉如作若

苑御覽苑 已獨集於枯 韋注云集止也苑茂木貌已里克也喻人皆與奚齊已獨與申作蔚

生也

輿人誦惠公

國語三晉語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 韋注云惠公獻公庶子重耳之弟惠公夷吾也外秦內里丕也 輿人誦之曰 云云 旣里丕死

禍公隕於韓

佞之見佞果喪其田韋注云僞善爲佞佞謂里丕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予也果猶竟也喪亡也喪田里丕不得其賂田　升菴經說卷八佞與年叶詐之見詐果喪其賂韋注云詐謂秦以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喪賂秦不得其賂地得國而狃終逢其咎韋注云謂惠公也狃忕也咎謂敗於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韋注云謂丕鄭也不得田不懲艾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

國人誦共世子

國語晉語三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韋注云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烝於獻公夫人賈君

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爲無禮者所葬也唐以賈君爲申生妃非也傳曰獻公娶於賈無子

國人誦之曰云云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

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

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

不愼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冡嗣其替乎其

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

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

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韋注云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孰誰也斯斯世子也誰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也或云貞謂申生與下

相違似非也 貞爲不聽 韋注云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也 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 韋注云猗歎也違去也言民心欲去其上安上重遷故心哀之 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 韋注云二七十四歲後也靡無也無有微者亦亡謂子圉也 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 韋注云謂重耳也 鎮撫國家爲王妃兮 韋注云言重耳當霸諸侯爲王妃偶

叔詹引諺

國語 晉語四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

福也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云云公弗聽

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韋注云無成謂死也榮秀也 黍不爲黍不能蕃廡韋注云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韋注云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唯在所樹言禍福亦猶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爲德基也

周宣王時童謠

國語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周其弊乎對曰天奪之朗欲無弊得

乎且宣王之時有童謠史記周本紀作童女謠漢書五行志作女童謠顏注云女童謠閭里之童女爲歌謠也洪範五行傳謠作詧金樓子箴戒篇作周宣王時歌曰云云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

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韋注云末末年流漦之年也）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韋注云裳正幅曰幃譟讙呼也）化為元黿以入於王府（韋注云黿或為蚖蚖蜥蜴也象龍）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韋注云既盡也遭遇也毀齒曰齔未盡齔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韋注云厲王流彘共和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立立四十六年幽王在位十一年而滅）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為入

于王（韋注云褒姁褒君也）王遂置之（韋注云置赦褒姁）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以縱欲不亦難乎

檿弧箕服實亡周國（韋注云山桑曰檿弧弓也桑木名服矢房也　洪範五行傳檿弧桑弓也萁服蓋以萁草爲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謠者禍將生於女國以兵寇亡也　漢書五行志箕作萁顏注云草似荻　金樓子上句作皦皦白服　又云宣王下國中有白服者殺之時褒姒初生父母不養而棄白服者聞嬰兒啼因取以犇褒後褒人以姒贖罪因名褒姒焉）

諸稽郢引諺

國語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

之江大夫種乃獻謀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夫諺曰今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

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韋注云埋藏也搰發也御覽卷四百五十六下句作是無成功也

范蠡引諺

國語越語下　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韋注云諺俗之善謠也　曰云云今歲晚矣子將奈何

觥飯不及壺飧韋注云觥大也大飯謂盛饌未具不能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　說文侊字下引此侊飯作一食惠氏棟云一食者壺飧之誤一彖一或作壹形近於壺故有此誤

馮諼彈鋏歌

國策齊策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

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云云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云云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云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史記孟嘗君列傳諼作讙音歎復作煖音許袁反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御覽卷三百四十六引史記乎作兮下同

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史記孟嘗君列傳車作輿　御覽卷五百七十一引國策乎作兮下同

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

齊嬰兒謠

國策齊策六　田單將攻翟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翟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

也齊嬰兒謠曰通鑑卷四嬰作小

大冠若箕脩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續注云晁改作壘於梧丘說苑同　案說苑至公篇若作如修作長狄作翟壘下有於字枯作梧　通鑑枯丘作枯骨成丘胡注云大冠武冠也脩長也　潛確類書卷二十四若作如修作長頤作頭無能字末句作累於梧丘

田單守即墨歌

又云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爲士卒倡曰云云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

作拔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騁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作及援枹鼓之狄人乃

下

何往矣宗廟亡矣亡日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續注云別本无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案通鑑卷四所述與別本同何上仍有於字風雅逸篇卷七首句作無可往矣亡日作今日無于字

齊人爲王建歌

國策齊策六 齊王建入朝於秦卽墨大夫與雍門司馬諫秦使陳馳誘齊王納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

松邪柏邪往建共者客邪

續注云史記松邪柏邪往建共者客邪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建遷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風俗通皇霸篇往作亡 通鑑卷六往作住

莊辛引鄙語

國策楚策四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

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
政郢都必危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
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
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
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
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春秋後語作鄙諺）曰
云
云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
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
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

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新序雜事篇作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兔而啐狗未爲晚御覽卷四百五十七引新序二未字作不啐作呼

或爲黃齊引諺

國策楚策四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曰齒二字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

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云云今也王

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

孟嘗君引鄙語

國策一 趙策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

人以爲武城吏之遣之曰鄙語豈不曰云云哉

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

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

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

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發樹木毋發屋室訾

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

趙武靈王引諺

國策二 趙策 武靈王遂胡服趙造諫王曰諺曰云

云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

制今子其勿反也

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

變

[illegible]

蘇秦引鄙語

國策韓策一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語曰云云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寗爲雞口無爲牛後續注云顏氏家訓引作寗爲雞尸不爲牛從御覽卷四百六十無作不案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太史公記曰寗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删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

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云言寧爲雞之主不爲牛之從後也羅願爾雅翼曰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衆也從從物者也謂牛子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者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此說似亦近理然口與後爲韻而尸與從非韻不若仍存舊文張守節史記正義云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其說雖近淺俚然蘇秦所引本係鄙語則固不必索解太深況雞口能自主而牛後不能自主取喻亦甚切也

韓公仲引諺

國策一韓策 韓公仲謂向壽曰諺曰云云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

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於楚是與甘茂公孫郝同道也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

貴其所以貴者貴

燕王引諺二則

國策 燕策三 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 云云 以故掩

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

諺（案原本諺作語新序雜事篇載燕王此書正作諺字今據以改正）曰（云云）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

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新序雜事篇毀作損無也字下人字作軀）

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

案據新序所言此係燕惠王遺樂毅書非燕王喜遺樂間書也證以史記樂毅傳當從新序爲是

荆軻易水歌

國策燕策三荆軻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云云復爲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虞美人和項羽歌

楚漢春秋據史記項羽本紀正義所引歌曰

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困學紀聞云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云是時已爲五言矣按困學紀聞所引方作面

按楚漢春秋據茆氏泮林輯本採錄

樂師扈子琴歌

渚宮舊事卷二引吳越春秋昭王反郢樂師扈子引琴而歌曰云云王垂涕不復聽樂扈子亦終身不

操琴

王兮王兮聽讒邪枉殺左右寃伍胥胥允懷恨東奔吳創讐搆禍破國都鞭屍戮骸邱墓屠賴申包胥人獲蘇王雖返國憂未徂

案此與吳越春秋所載全異今並錄之

後漢末京師謠歌

英雄記逸文（據續漢書五行志一注）京師謠歌咸言云云

獻帝臘日生也

河臘叢進

按漢魏叢書列英雄記未載此條今據續漢書注錄之

徐温李昪相江南時童謠

五代史補卷三李昪本爲徐温所養温自稱大丞相中書令都統用昪爲左僕射知政事昪善於撫御內外翕然而歸之故徐温卒未幾而江南遂爲昪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云云東海卽徐之望也李者鯉也蓋言李昪一旦自温家起而爲君爾

東海鯉魚飛上天

馬希廣時長沙童謠

五代史補卷四馬希範卒判官李皐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爲天策府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庶兄武陵帥希蕚引九洞蠻數路齊進遂之長沙縱希廣於郊外先是城中街道尙種槐其柳卽無十一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民夜間好織草鞋似搥芒之聲聞於郊野俄有童謠曰云云人無少長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

竄死於溝壑者十之八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槐者為言懷也不栽槐蓋兄弟不睦以致國亡失孔懷之義也草鞋者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竄之義也

湖南城郭好長街竟栽柳樹不栽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搥芒織草鞋

全唐詩十二函八槌作椎 廣記卷五十五引玉堂閒話熊補闕說頃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許人也江南有芒草貧民採之織屨緣地土卑濕此草耐水而貧民多着之伊風子至茶陵縣門大題云茶陵一道好長街兩畔栽柳不栽槐夜後不聞更漏鼓只聽槌芒織草鞋 十國春秋楚廢王世家作湖南有長街栽柳不栽槐百姓任奔竄搥芒織草鞵

馬希崇時長沙童謠

五代史補卷四馬希蕚旣立不治國事與僚吏縱酒爲樂其弟希崇因衆怒咄咄與其黨竊發擒希蕚囚之於衡陽又自立未數日而江南遣袁州刺史邊鎬乘其亂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先是長沙童謠曰云云未幾果爲邊鎬所滅

鞭打馬走不暇 江南別錄下句作馬須走 三楚新錄錄卷一全唐詩十二函八作馬急走

時人爲賈似道語

錢塘遺事卷五咸淳丁卯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

魏國公葉夢鼎爲右丞相充位而已上初立似道益自專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車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宰執署紙尾而已後葉夢鼎江萬里皆歸田軍國重事

似道於湖上閒居遥制時人語曰

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時人爲咸淳省試試題語

錢塘遺事卷六咸淳戊辰龍飛省試考官商議出

題題皆不欲出天子聖人於是別院出乾爲天

正院出帝德廣運皇天眷命皆大金年號而天

眷又是徽欽過北之時時人爲之語曰

正院無天子別院除聖人廣運與天眷却把比咸湻

幼主卽位時京師爲三元語

錢塘遺事卷六度宗崩幼君諒陰進士榜第一名

王龍澤原注云按說郛作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

京師爲之語曰

龍在澤說郛本及委巷叢談澤作潭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

醫不得說郛本醫作留

時人爲趙昴發夫婦語

錢塘遺事卷八德祐乙亥正月大兵破饒州遂至池州時池州無守臣蜀人趙昴發爲池州倅權州事措置禦備等官謂昴發曰州不可守不如棄之昴發曰吾守土臣也豈可偷生避死也大兵至留詩其第夫婦遂自經而死時人語之曰

臣爲君死妻爲夫亡

古謠諺卷十七終

古謠諺卷十八

秀水杜文瀾輯

周怡引諺

訥溪奏議竭力血忱疏諺云云其理易知也

投甕隨筆諺言云云按說苑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俱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所所藏諺言本此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野客叢書卷二十九引傳元太子箴無二者字

軍民爲張栻謠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 聽言類

劉克莊上奏略曰自昔論議之臣大臣無可議則指除授或指賓客或指子弟大臣毋怪其如此也求之在我而已權之所在怨之所歸浚爲父栻爲子其視師淮蜀也軍民有云云之謗臺臣有軍國大事付癡騃小子之語修至於栻有所不免故曰求其在我而已

百萬生靈由五十學士

郭祚引古諺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入征伐類僕射郭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云云夫以一酌之水或爲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遄令撲討擒斬之勳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

敵不可縱

開寶初定州軍中謠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一征伐類晁說之又上負薪對曰臣伏惟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金賊以我疆埸之臣無狀斥候不明直抵京師城下或曰論兵則我寡彼衆曰戰之勝負不在兵之衆寡而在將之能否開寶初太祖命田欽祚以兵三千於定州背城以破虜六萬於時軍中有云云之謠至今塞上兒童猶以此語爲戲不忘也

三千打六萬

晏子作歌諫起大臺

晏子春秋內篇諫下晏子使於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迺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云云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之止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

葢廬以避燥濕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而趣罷役車馳而人趨

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 藝文類聚卷五事文類聚前集卷十二潛確類書卷十四作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弊我若之何

晏子作歌諫爲長庲

晏子春秋 内篇諫下 景公爲長庲 原注庲舍也 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 云云 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

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而誡於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庲

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外篇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云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下而涕下沾襟景公慙焉為之罷長庲之役御覽卷四百五十六所引乎作兮殫作草弗殺也作拂煞之末句作靡弊之卷八百二十四引虞喜志林穗乎作禾有穗兮殫作盡

晏子引諺論讒佞

晏子春秋外篇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好惡良臣而行與

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云云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焉

社鼠不可熏去 內篇問上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西王母侍女歌

漢武內傳西王母令侍女歌云

仰上升絳庭下游日窟阿顧眄八落外遠指九空遐

遼東里老誦邴原

邴原別傳原避地遼東以虎爲患自原之落獨無虎患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比錢不見取繫錢者逾多原問其故答者謂之社樹原惡其由已而成妄祀而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里老爲之諺曰

邴君行仁居邑無虎潛確類書卷六十七引邴原別傳居邑作邑路邴君行廉

路樹成社

滎陽民爲殷褒歌

殷氏世傳殷褒爲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曰

滎陽令有異政脩立學校人易性令我兄弟恥訟爭

時人爲殷亮謠

殷氏世傳亮字子華少好學年十四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馬不敢進於是亮乃拔劍直至虎所斬羊腹虎乃各得其半去時人爲之

謠曰

石里之勇殷子華暴虎見之合爪牙御覽卷四百六十三人事部引商氏

世傳殷作商　按宋人避宣祖諱故改殷爲商

廣博物志卷四十六引異苑殷作商合作藏

宣城民爲陶汪歌

陶氏家傳陶汪晉咸康中爲宣城内史君從父

猷先爲之君到郡乃招隱逸廣開學舍以此敎

民民有向方者則辟爲掾吏百姓歌之曰

人當勤學得主簿誰使爲之陶明府

時人爲陶覆之語

陶氏家傳覆之字孫宗爲太常丞凡宗廟疑義多所决定時人爲之語

定禮决疑問陶覆之

時人爲沈警語

潤玉傳沈警字元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驩邀之語曰云云其推重如此

元機布席廣記卷三百二十六引異聞錄布作在顛倒賓客

時人爲賈昌語

東城老父傳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昌

生七歲趫捷過人能摶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

音元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卽

位帝出游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爲

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

狎羣小召試殿庭皆中元宗意卽日爲五百小

兒長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封東嶽父忠死

泰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

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鬬雞服會元宗

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
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
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
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全唐文卷七百二十載此傳兒作男

唐元宗居南內時歌

太真外傳卷下上皇既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
闌南望煙月滿目上因自歌曰云云歌歇聞里
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
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

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

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

時人爲楊氏謠

長恨歌傳開元中得宏農楊元琰女於壽邸冊爲貴妃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側目故當時謠詠云通鑑卷二百一十五作民閒歌有云云其爲人心羨慕如此

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

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楣 太眞外傳卷上爲作是　孔帖卷二十全唐詩七函三爲作作　廣記卷四百八十六下句作看女卻爲門上楣　通鑑作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胡注云凡人作室自外至者見其門楣宏敞則爲壯觀言楊家因生女而宗門崇顯也或曰門以楣而撐拄言生女能撐拄門戶也

京師爲牛僧孺楊虞卿語

牛羊日歷牛僧孺乃與楊虞卿兄弟驅駕輕薄又惡裴度之功會進曹馬傳以謀陷害虞卿又結李宗閔之門人盡驅之牛門此外有不附者

潛被瘡痏遭之者謂之陰毒傷寒京師語曰云

云太牢僧孺少牢虞卿

太牢筆少牢口東西南北何處走　困學紀聞卷五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太牢注牛羊豕也卿舉以少牢注羊豕自注唐牛羊日歷云云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何氏焯云大戴禮天圓篇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此則牛羊日歷所由名也

遼宮中爲懿德皇后語

焚椒錄懿德皇后蕭氏爲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驚寤而后生及長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

字觀音今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聘納爲妃及上卽位以淸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冊爲皇后宮中爲語曰云云蓋言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

孤穩壓帕女古𩋉菩薩喚作耨斡麼（殷方春跋引遼史國語解孤穩玉也女古金也耨斡后土也麼母也遼后服有雙心帕絡合縫𩋉）

古謠諺卷十八終

古謠諺卷十九

秀水杜文瀾輯

趙岐引南陽舊語

三輔决錄注據御覽卷四百三十四及八百五十五九百七十七平陵范氏南陽舊語曰云云言其廉儉也

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御覽卷九百七十七范上有有字果作顆　顏氏家訓書證篇果亦作顆又云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凷改爲一顆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鷂雀賦曰頭如顆蒜目似花椒江南但呼爲蒜符不知謂顆學士相承讀爲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苞一裹內筩中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裹爲苦戈反皆失也

關中為游殷證

三輔決錄注據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四及四百九十六 游殷字幼齊上有潁陽二字 茆氏泮林云藝文類聚卷五十三所引游與按潁陽非三輔地疑誤

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之初殷為郡功曹有童子張既者時未知名為郡書佐殷察異之既過家具設賓饌及既至妻笑曰君甚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事饗訖以妻子託之

茆氏云藝文類聚殷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既為雍州時漢興郡闕王以問既既稱楚文武兼

才遂以爲漢興太守軫書殷月餘得病目脫但言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諺曰 茆氏云三國志魏書張旣傳注引作關中稱曰云云

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 按此據三國志魏書張旣傳注所引御覽作死有鬼靈之驗非也

按三國志注引作決錄注是也他書脫注字非也

民爲馬氏兄弟語

三輔決錄注 據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八百二十八五門子孫凡民之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澗穀洛三水之交

茆氏云太平御覽卷六十二引云澗穀二水之交傳聞馬氏兄弟五人

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以爲名主養猪賣豚

故民爲之語曰

苑中三公鉅下二卿御覽卷四百九十六鉅作館茆氏云後漢書馬嚴傳注所引云鉅下地名五門嚾嚾御覽卷八百二十八嚾嚾作霍霍卷九百三嚾嚾作嚄嚄但聞豚聲

按後漢書注及御覽卷六十二引作決錄注是也御覽他卷脫注字非也

三輔爲張氏何氏語

三輔決錄注據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說郛五十九張氏得鉤何

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云云何氏有肥人輒貴
瘦人輒賤張氏瘦人輒貴肥人輒賤故二族以
鉤算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茆氏云曰帖所引云張氏先爲京都
功曹晨時早起忽有鳩從內飛下投入張氏懷
中探之得一銅鉤官至數郡太守後失鉤官亦
絕矣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一所引云汝南何
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宏辟爲廷尉右平獄
無冤民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寢夢有
客車騎覺而一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謂比干
曰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綬者當隨簡長
九寸凡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
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
男後三歲復生三男自比干以下與張氏俱授
靈瑞累世
爲名族

張氏鉤何氏算何氏肥張氏瘦茆氏云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一所引作何氏策張氏鉤無下二句

按御覽引作决錄注是也他書脫注字非也

鰼魚諺

三輔决錄注據五色綫鰼魚肥炙甚美諺曰

寧去累世宅廣博物志卷四十八去作棄　秭林伐山卷七異魚圖贊累作屢　臨海異物志宅上有田字不去鰼魚額

按三輔决錄注據茆氏泮林輯本採錄决錄爲漢趙岐作注爲晉摯虞作以後漢書隗囂傳注列女傳注

所引核之决錄本文係四字韻語其餘散行敘事者皆注語也諸書所引或誤以注語爲正文故其中有稱曹操爲魏王者非趙氏所及見必摯氏之言也今皆定爲注語五色線引此條亦脫去注字耳

會稽童爲徐宏歌

會稽典錄徐宏字聖通爲山陰縣令御覽卷二百六十所引山作汝俗剛強大姓兼并宏到官誅翦姦桀豪右斂手商旅露宿道不拾遺童歌之曰

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人爲黃尙左雄諺

楚國先賢傳逸文據御覽卷四百九十六諺曰

黃尙爲司隸姦慝自弭左雄爲尙書令事文類聚新集卷四四雄作伯豪

天下愼選舉

案說郛卷五十八列楚國先賢傳未載此條今據御覽錄之

吳郡濟陰民爲東門奐歌

魯國先賢志據御覽卷四百九十五東門奐歷吳郡濟陰

太守所至貪濁諸曰

東門與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京師爲陳蕃周璆號

青州先賢傳 據類聚卷三十二 京師號曰

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襄陽鄉里爲諸葛亮龐統司馬徽語

襄陽耆舊記一卷 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諸

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不令止

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渡沔祀先人墓操徑入

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黍德操少德公十歲以

兄事之呼作龐公也故世人遂謂公是德公名非也先賢傳云鄉里舊語曰云云皆德公之題任氏兆麟云志注二字作語也德公從子統字士元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詣司馬德操德操與語自晝達旦夜乃嘆息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必南州士之冠冕由是顯名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臥任氏云志注作伏龍鳳雛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襄陽里人爲龐煥語

襄陽耆舊記（卷一）德公子僊（任氏云志注作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早卒子煥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去官還鄉里里人語曰（云云）鄉里仰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按蘇詩王注引襄陽記龐煥作龍煥誤）

我家池裏龍種來歸

惠帝即位時兒童謠

襄陽耆舊記 卷二 蒯欽初惠帝卽位兒童謠曰 一云

云又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以

戟爲牆毒藥卽位刃還自傷楊濟問欽欽垂泣

曰皇太后諱季蘭丙火武皇帝諱炎字也此言

武皇崩而太后失尊罹大禍辱終始不以道不

得附山陵乃歸於非所也及楊太后之見滅葬

於街郵亭皆如其言

丙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刑街郵終爲人歎

荊州民爲胡烈歌

襄陽耆舊記卷三胡烈字武賢咸熙元年爲荆州刺史御覽卷四百六十五作襄陽太守有惠化補缺隄民賴其利歌曰按歌字原作銘今據御覽改

美哉明后儁哲惟嶷陶廣乾坤周孔是則我武播暢御覽我作威振遐域

襄陽耆舊記逸文據御覽卷二十二

武陵人爲黃氏兄弟諺

黃穆字伯開爲山陽太守有德政弟奐字仲開爲武陵太守貪穢無行武陵人諺御覽卷九十二及廣博物志卷十七二十七所引作歌曰

云云言不同也

天有冬夏人有二黃御覽卷四百九十二及廣博物志二均作兩

按襄陽耆舊記通志藝文略及御覽記皆作傳然確係一書今仍從任氏本錄之

洛陽人爲祝良歌

長沙耆舊傳祝良字石卿此五字據水經注卷十五補順帝時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之歌曰

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御覽卷五百二十九潛確類書卷五十六人作民天王自出祝令特苦廣博物志卷十七引水經注特作持精符感應滂沱下雨御覽及潛確類書卷六十六下雨作而下

時人爲虞授諺

長沙耆舊傳逸文據詩紀補虞授字承卿說易不殆

諺曰

不讀經視虞生

會稽民爲張霸語

益都耆舊傳張霸字伯饒爲會稽太守舉賢士

勸請教授二郡慕化但聞書聲又野無遺冤民

語曰廣博物志卷十七作童謠歌

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廣博物志及御覽卷二百六十二引華陽國志烏下有鳴字毛詩古音考卷一同

益都鄉里爲柳宗語

益都耆舊傳柳宗廣博物志卷二十所引宗作琮字伯鸞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讚柳宗字伯鸞成都人也初結九友其學號九子及爲州郡右職務在進賢拔致求次方張叔遼王仲會殷智孫等終

至牧守州里為諺曰云云舉茂才為陽夏太守

得黃金一笥不如柳伯騫所識華陽國志如下有為字識作議

益都民為王忳諺

益都耆舊傳逸文據御覽卷四百六十五王忳字少林後漢書王忳傳廣漢新都人也詣京師於客後漢書作空舍中見諸生病甚困後漢書諸作一書生謂忳曰後漢書作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尸骸未問姓名呼吸因絕忳賣金一斤以給棺絮九斤置生腰下後漢書人無知者後歸數年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

馬一疋到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以來

後漢書忳即言之 後忳騎馬突入金彥父見曰於縣縣以歸忳

眞得盜矣 後漢書作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 忳得狀又取被示之彥父悵然曰被馬俱合卿有何陰德忳具說葬諸生事 後漢書作並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 曰此吾子也遣迎彥喪金具存民謠之曰 後漢書作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住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 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自與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 還寃記

漢時有王忳字少林爲郿縣令之縣到斄亭亭

常有鬼殺人忳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忳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爲縣門下游徼忳曰當爲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投衣而去忳旦收游徼詰問之即復收同謀十餘人並殺之掘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云云

按益都耆舊傳僅載飛被走馬事引此補之

信哉少林世無偶 原本無偶作爲過今據還冤記及法苑珠林卷七十四引怨魂志改

飛被走馬與鬼語

人謂高愼語

陳留耆舊傳逸文 據御覽卷二百六十五

高愼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嘿而好深沈之謀爲從事

號曰臥虎故人謂之

嶷然不語名高孝甫

六縣吏人爲爰珍歌

陳留耆舊傳逸文據御覽卷四百六十五　爰珍除六令吏人訟息教誨其子弟歌之

我有田疇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誨

案說郛卷五十八列陳留耆舊傳未載此二條今據御覽錄之

筠州人爲李公衢語

宜春傳信錄屯田郎中李公衢明道中通判筠州前官受秋租而吏恣取無藝公知之逐日入倉監視吏無所措其手筠人爲之語曰云云每出則人呼曰李佛子來矣

輸租不使錢賴有李屯田

古謠諺卷十九終